

門

十多歲時，我就對「僧推月下門」和「僧敲月下門」產生無以名狀的興趣，但我並不很在意「推」或「敲」的聲音與動作的差別，我在乎的只是一個「門」字而已。因為「推門」給人的感覺是要「進去自己的空間」，像回家；而「敲門」則有「進入別人空間」的意思，這是造訪。兩者的不同就在人與門之間的情感連繫因素而已，我只是奇怪，為什麼大家都只在「推」、「敲」二字之間打轉，卻忽略了「門裏門外」的差異？

我會對「門」字有另外的情愫與見解，其實是有緣由的。

門，是一種象徵，它代表了某種空間或領域的入口，在情感上，門可以用來宣示自己的熱情或冷漠，例如杜甫的「花徑不曾緣客掃，蓬門今始為君開。」開門本就是為了迎客，而閉門謝客，又是另一種無言的暗示了。

父親的漢學根柢穩固，年輕時已加入「西瀛詩社」和澎湖的同好一起舞文弄墨，我在他的詩鈔本中讀到他和詩友的贈答詩句，贈詩為「莫笑柴扉長鎖閉，高軒蒞止喜開門。」而父親的答句是「不聞雅教幾經月，為晤歡談欲叩門。」二者之間的情誼，只在門字上面著墨，就已散發出濃郁的馨香了，又何須多言潤飾？

家裏的五個小孩中，只有我習慣早起，天沒亮就醒了，要再閤上眼卻是難事。母親見我不懂賴床，從國小四年級起便交給我三個工作：第一件是到客廳移開門門，把兩扇大木門固定在牆壁邊；第二件是焚香拜拜；最後一件則是把庭院那株印度素香的落葉掃一掃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後來大一些了，我又多了一件「煮稀飯」的差事。其實這也沒什麼難的，我會在灶旁擱上一本父親買給我的《詩詞選》，一邊吟詠，一邊攪拌鍋裏的稀飯，生怕它焦了，會有一股炭味。我大概一天背一首詩或詞，星期日再複習一週所學，很快的，一本《詩詞選》已經在我的腦中安營紮寨了。一長串日子下來，我從未把稀飯煮焦過，母親說我一心二用的本事應該是天生的，居然可以一邊背書，一邊煮稀飯。說完，她笑了笑，這笑容讓我感覺到好像只有菩薩的臉上才有，會溢出一股暖流，流進我心靈世界裡的山水湖泊，沉澱、清明。

但在所有的差事中，最讓我感到興味的就是「開門」這檔事了。

家裡的門樞在打開的一剎那，會發出咿啞的聲音，但是那個聲音是溫和的，給人軟綿綿的感覺，像是在母親的懷裏。開了門之後，會有清新的空氣竄進來，也會有和我一樣早起的鳥鳴聲滑進來。這時陽光還沒露臉，大地靜極了，只有朝露還在，牆邊緩緩爬行的蝸牛還在，

我的靈魂也還在，一同在這天寬地闊的海嶼呼吸著朝露與夜氣。開門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動作而已，但是我卻樂此不疲。尤其是升國中以後，很多人常被課業弄得睡眠不足，兩個姐姐都覺得我早起是很奇怪的：「能多睡一會兒不是很好嗎？」我套用書本上的話回答她們：「魚不懂鳥的飛翔，鳥也不懂魚的逍遙；陽光不懂夜的黑，夜也不懂陽光的美。」父親聽了，鼓掌大笑，直說這個譬喻很好，有惠施對莊周所言：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的況味。

開門沒多久，母親也應該醒了，她說，她總是在聽到那「呶」的聲音之後，就知道該起床了。

母親非常忙碌，一睜開眼，就要為了一家十口的衣食操勞，她只是一個鄉公所的小課員，在五十年代，公務員的薪水是非常低的，非得省吃儉用，否則難以度日。在踏進夫家大門之前，她已篤定要跟隨父親的腳步生活，她也知道門裏門外的日子絕對不同，也許到了鬢髮霜白、齒牙動搖之日，仍得跟著父親清貧過活。記得我還在讀國小的時候，母親曾告訴考上高中的大姐，當她面對大她八歲的父親求婚時，所回答的一句話就是：「絲蘿非獨生，願託喬木。」我在旁邊聽到了，問大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，大姐笑了笑，只說：「長大以後妳就會懂了。」我問母親，她也笑了笑：「妳大姐說得沒錯，長大就懂了。」

每隔二年，母親就生一個小孩，直到第五個小孩是男丁，她才讓父親陪她去裝「樂普」。在草木榛榛的荒野離島，無後，誠然是女人的最痛。父親是知識份子，又是一個公務員，當然不會很在乎生男生女，可是公婆的觀念與鄉里的風俗是無法改變的，不生個男孩，萬一家庭中有什麼事發生，哪一個女子擔當得起左鄰右舍無情的流言蜚語？

我好奇地問母親，為什麼她那麼堅持一定要生出弟弟來才肯罷休？她說了一段至今仍讓我玩味無窮的話：

——從前有一位私塾的教書先生，觀念古舊，十分重男輕女。有一天，一個學童對他說：「我母親昨天生了一個妹妹。」先生聽了以後只是淡淡地回答：「也好。」隔了幾天，聽說另一個學童的母親生了男孩，先生就向他道聲：「恭喜！」過了一陣子，私塾外傳來娶新娘的樂聲，所有的學童都向外看，先生也看了一眼娶親的隊伍後就說：「這有什麼好看的？」一個學童馬上回答：「先生！我們在看四個『恭喜』扛一個『也好』啊！」——

弟弟是「恭喜」，我們四個姐妹是「也好」，所以我們常常戲稱對方為「恭喜」或「也好」，依排序稱呼，我是「也好三」。村子裡也有人叫弟弟是「桌面」，因為他有四個姐姐在照顧他，就像四隻桌腳在穩穩地扛頂一張桌面，這形容也頗貼切。阿公阿嬤倆人對弟弟的疼愛，更是

無以復加。有時，餐桌上出現一鍋「鮠魚麵線」的佳餚，阿公阿嬤會在弟弟的大碗裡夾上幾塊鮮美的鮠魚肉，卻規定孫女們只能吃麵線喝魚湯。父母親看了，只是微笑以對，因為鮠魚是高經濟價值魚類，以他們的薪水，也只能偶一買之，稍微享受一下而已。十口人家，食指浩繁，能喝到魚湯吃到麵線，對我們來說，已是難得的了，所以四姐妹對於祖父母的分派，都能甘之如飴，不作非分之想。父親還會順口說出一句俚語：「有錢呷鮠，無錢免呷。」以顯示鮠魚在市場的地位，非其他魚類，如臭肚魚或鰹仔魚所能比擬的。母親利用餐後在廚房的空檔，對我們「四個也好」正色地說：「你們的爸爸是一個讀書人，他很相信『知識就是財富』的觀念，俗話也說過：『俛山山崩，俛壁壁倒，俛豬條死豬母，還是俛自己卡好』。將來想吃鮠魚，就先把書讀好。」我非常贊同母親說的話，我也一直以爲，書本會散發一種香氣，一種會讓人變聰明的香氣，這種香氣就是幸福的味道。重要的是，這「四個也好」的功課都不錯，都有讀書人的氣質，所以家裡早就滿溢著幸福的味道了。

其實這種氣質有可能是遺傳的也說不定，記得父親仍在春秋鼎盛的年紀時，總會外出和好友們飲酒賦詩，甚至打牌到三更半夜。母親不忍掃文人之間的雅興，從來沒有讓父親煩惱過家裡的大小瑣事。如果雜務太多，讓她手忙腳亂，她也會不愠不火地慢慢解決眼前的難題。我看在眼裡，總覺得父親太自由了，怎麼可以時常徹夜不歸？有時天氣不好，外頭颶風又下雨，我們這些「恭喜」和「也好」總會一時興起，改編國語課本的句子來唸：「天這麼黑，風這麼大，爸爸喝酒(打牌)去，爲什麼還不回家？……爸呀！爸呀！只要你早點回家，就算喝醉(輸錢)也罷！」母親聽得心煩意亂，偶而會蹓到大門邊往外觀望，雖然她不說一句話，但從她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擔心。

阿公雖然識字不多，但會以閩南語哼幾句不管平仄的詩，藉以暗示母親倚閭而望的苦悶——「菜瓜開花一片蔭，五點彈過天就光，天光開門給兄轉，目尾看兄心頭酸。」(註1)父親在家時，偶而會聽到阿公吟誦這首詩，聽久了，不免靦腆起來，於是他告訴母親：「沒想到我老爸也會唸諷刺詩，既然長輩都暗示我了，我想我應該少去外面找人喝酒聊天，要多待在家裡陪你了。」

之後，父親只有在星期六的晚上才會夜不歸營，其餘日子多會留在家裡陪我們看看書，背背詩詞，寫寫書法了。

父親的書法自成一格，他在戶政事務所上班，當時所有的戶籍資料和身分證件，一律是手寫文字，所以他對所有寫出來的字體，除了正確無誤的基本要求之外，在謄抄時一定要工

整美觀，讓人賞心悅目才肯罷休。也因此，家裡和左鄰右舍的門聯與字幅，全都是出自他的手筆。我最喜歡看他把自己所創作的詩句寫在宣紙上，那股揮毫的自信，與他挺拔的外表頗為相稱，讓豆蔻年華的我，在心底不由得發出偶像崇拜的讚嘆。我最記得有一年的除夕夜，他創作了一首七絕，之後馬上揮毫寫出：「過客難留歲欲遷，一群兒女笑爐前。今宵對酒心猶怯，曾為三杯醉兩年。」在吟誦的時候，父親眉宇之間所散發出來的英氣，讓我似乎可以體認到母親當年對父親所說的那句「絲蘿非獨生，願託喬木。」的心態了。在從前女卑男尊的時代裡，嫁個好郎君，本是多數女子必要的期待，只是母親自比為「絲蘿」，我覺得她是有點小覷了自己；至於她把父親譬喻成「喬木」，我倒心有戚戚焉，沒什麼意見了。

對四個女兒而言，我們從來沒有感覺到父母親的愛有打折的時候。每逢過年，母親就會發揮她的長才——替我們縫製新衣。她總是在二個月之前就著手設計式樣，選布料，車布邊，有時還會和我們討論衣領或袖口是否要加花邊蕾絲，讓我們有參與感，也讓我們學習決定事情，並且接受自己的選擇。在民國五、六十年代的澎湖離島，過年有新衣服穿的小孩，實在寥寥可數，很幸運的，我們的母親用至高無上的、不求回報的母愛，為我們一針一線縫進了快樂，也為我們縫進了驕傲與滿足。

大姐高中畢業了，必須跨海赴台求學，母親鎮日忙碌辛苦，我從未看她喟然長歎過。但愈接近搭機的日子，我就愈發現那幾天的早晨，家裡的大門早在我醒來之前就已經打開了。當日清晨，我輕輕悄悄地望著門邊的母親，她那悵然若失的模樣，就好像失去洋娃娃的小女孩般，顯得萬般無助。我們漠然，望著庭院那棵印度素香發呆，讓微弱的西風徐徐吹拂彼此的心事。我知道母親的不捨，但不知道要說什麼話來安慰，只是緊緊地靠著她，想要讓她知道，她還有四個子女依偎在她的身旁。就在我們眼眸交會的瞬間，她指著門對我說：「你們將來都會一個一個離開家門，我實在捨不得你們這五個心肝寶貝啊！」說完，眼眶就潰堤了。然後，我摟著她，陪著她一起掉淚，因為再過四年，我也會踏出家門去台灣讀書，想著想著，淚水也跟著泛濫起來。

母親的心就像家裡的大門，是時常開放的。即使是暫時的扃門掩戶，她也會隨時接受我們推門而入，我們不必輕扣門扉，更不必拉開門門才能進入，因為蓬門早就已經為我們打開了。

門的西邊，連接著一間獨棟的廂房，那是姑媽所住的地方。姑媽因為天生殘疾，背部隆起一個駝峰，不能夠挺直腰桿站立太久，實在無法和那張清秀的臉龐相提並論。也因此，姑

媽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這個島嶼，也沒有去學校讀過書，再加上外表所引發的孤僻個性，當然也不可能有好人家來提親了。她整日都在家裡打雜，很少踏出家門一步，但是和母親之間的關係卻只能以「陌生」來形容，好像舊世界的翻版——姑嫂之間的相處總是有許多風波存在。門裡面的一切，就是她的世界，而她眼中的宇宙，頂多就是一個排球場大而已，怎麼可能容許另一個女人就這麼堂而皇之地闖將進來？我們看在眼裡，當然可以理解姑媽對母親的態度，總是帶一點仇視，卻也帶一點感謝，那種扭曲的心理，就像她的脊椎一樣，永遠也無法矯正拉直了。而母親的好脾氣，總是能化解一場又一場無謂的風波，她的容忍與雅量，讓我一直以為母親的心眼是天寬地闊的，她的肚量像彌勒佛，可以容天容地了。但後來我又領悟到另一個道理，因為姑媽是父親一輩子必須承擔的責任，母親的容忍，也許是對父親真愛的展現吧。

阿嬤是清朝末年出生的，有時她會坐在門邊的小板凳上休息，她的腳丫子看起來實在很畸型，蜷縮向內的腳指頭和腳板，讓我們總是看了又驚嚇又非常不捨，父親在我們很小的時候，就告訴過我們「裹小腳」的歷史典故：「相傳五代李後主的宮女因跳舞所需，所以用布纏足，使得舞女走起路來重心不穩，搖搖擺擺的，但李後主看了之後卻以為美，因此纏足成為時尚。到了清朝中、末期，台灣移民社會的生活秩序大致底定之後，婦女纏足的人口並未減少，除了貧窮人家或是一些客家、原住民族群的女性外，普通家庭的女兒，幾乎無一倖免。」當阿嬤述說她當初纏足的痛楚時，整個畫面活靈活現的，讓我們驚恐地抱在一起，一直慶幸自己已經不是清朝人了，或許「也好」該改名叫「幸好」才對。裹小腳殘害的不只是女性的身體而已，更重創了女性的心靈，一雙小腳，除了縮小活動的空間，弱化了競爭力，當然也狹隘了女性的觀點與視野。但我卻很喜歡看阿嬤穿著清朝的女裝，足穿三寸金蓮，提籃拄杖，和村裡同樣裹小腳的阿婆們一起走路到廟裡燒香拜拜，她們出門的時間大概都在傍晚時分，以避免熾熱的陽光，那扭來扭去的背影，在離島的小徑上，迎著黃昏夕照，顯得有點滑稽，有點突兀，更多的卻是感傷。

阿嬤和姑媽，一輩子的歲月，大多只能在家裡空虛地度過了。不像母親和我們，隨時都有出門的可能，我們在門外的空間是寬廣的，她們不是。對她們而言，門就像一道無形的枷鎖，把她們的青春歲月鎖住，也鎖死了她們的夢。

父親曾說過，女兒是珍珠美玉，要更加疼惜，他說妹妹生出來時，因為又是女嬰，所以阿公阿嬤打算送人。只是母親不肯，父親也不同意，所以他為妹妹取名叫「懷瑜」，表示要把

她當做珍珠美玉，擁在懷裡呵護。幸好，兩年後弟弟出生，阿公阿嬤開始疼起妹妹來了，因為她「招弟」，不像我，只會招妹。

阿嬤八十歲以後，行動愈來愈不便，二姐高中畢業時，因為一場感冒而在聯考意外落榜，正好可以留在家裡照顧阿嬤。很多家事在她的巧手下，都顯得游刃有餘，輕鬆自在。她不以為苦，反而自得其樂。也許是老天爺眷顧她，一年後她考上戶政管理員，並分發到父親工作的地點，成為父親的同事，消息傳出，曾在鄰里之間引為一段佳話。

妹妹的功課最好，我大三時，她也到台北來讀書了。當時大姐和二姐都已投入職場，家裡開始有了積蓄，所以父母親為我們在台北的三個女兒標會，再加上少許借貸，購買了一間座落在中和市的公寓房子，從此我們生命中的門就多了一個，但公寓的門是關著的，只有進出時才打開，這和澎湖老家的門是不同的。門關著，心就無法敞開，人與人的距離也愈來愈疏遠了。

大四時，在課堂上專心聽講的我，突然感到胸部疼痛，呼吸困難。老師發現了我的不適，走下講臺問我發生了什麼事，那時的我已經說不出話來了，老師一看不對勁，馬上叫同學去辦公室通知校護，校護趕緊送我去學校旁邊的聯合內科診所。大姐也接到通知，馬上就搭計程車趕來。診所的醫師透過 X 光片，確定我罹患的是「氣胸」，肺部已萎縮成原來的三分之一大而已，必須馬上轉院治療，否則會有致命的危險。於是由大姐陪著我搭救護車，一路直衝台大醫院。在車上，雖然外面的世界是流動的，但我的思維卻轉得更快，我很擔心自己再也回不了家，看不到家人了，我緊閉雙眼，但過去的畫面是那麼迅速地閃過我的腦海，古厝、大門、印度素香、父親的書法、母親的新衣服、阿嬤的背影……，是不是就這麼揮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了？人生就是如此而已嗎？我會捨得放下嗎？我心驚膽顫地想著，卻無力扭轉自己的未來，想著想著，就什麼也不記得了。

到了台大醫院，本來已經排妥進開刀房的流程了，幸好大姐同事的親戚是台大有名的胸腔內科醫師，於是就央託他到急診室看一下我的病況。他真是我的貴人，在他經過觸診的判斷下，他認為我的氣胸並不是很嚴重，不必馬上開刀，可以利用機器吸出肋膜腔內的空氣。於是，我的右胸就被開了一個小洞，插了一根導管進入肋膜腔中。也因為一般病房全部客滿，並沒有空床位，所以我還是一直待在急診室的病床上，觀察肋膜腔內的空氣是否有經由導管排出體外。

母親和妹妹請假輪流看護著我，醫師告訴她們，當肋膜腔的空氣不再排出，就表示我的

肺泡破洞已經癒合了，但她們必須觀察是否有空氣繼續從導管冒出來，而且排出的量有沒有慢慢變少。

就這樣經過了漫長的二個星期，妹妹終於看到空氣不再從導管冒出來，她飛快地跑去報告醫師，然後再去打公共電話回家，高興地大喊：「好消息，三姐沒氣了！三姐沒氣了！」事後，她想到公共電話周遭的人們那種怪異的眼神，才想到「沒氣了」一般都是指「往生了」，「爲什麼我還是那麼高興呢？別人會不會以爲我是神經病？姐姐沒氣了還說是好消息！」她不禁笑了起來。

從鬼門關轉了一個生命的彎之後，我的身體漸漸復原。畢業後，我被分發返鄉服務，開始任教生涯。回到家門口，終於又看到敞開的大門像張開的雙手在迎接我，書本上說「戶樞不蠹，流水不腐。」果然不錯，門樞還是一樣發出咿啞的聲音，而且每年父親都會爲這兩扇門上漆，一樣是那麼親切，那麼溫馨。回家後的第一天早上，我一如從前，將門門拉開，再打開這兩扇門時，竄進來的，除了清新的空氣和早起的鳥鳴聲以外，竟然還有我的童年，和我的回憶在眼前快速飛躍著。

回到澎湖，門前的印度素香才落葉一次，大姐就嫁到台中了。從此她真的離開老家，進了別人家的門。當她踏出門檻的那一剎那，我看到悲喜參半的母親又爲她掉了一次淚水。我問她「門裡門外」的世界有何不同，她還是笑了笑，只說：「嫁了以後，妳就會懂了。」

妹妹畢業後，就近在台北的貿易公司找工作。不喜歡唸書的小弟高中讀完就去當兵，這時剛好也退伍了，倆人住在整天關著門的公寓裡，像籠鳥檻猿，毫無「海闊憑魚躍，天空任鳥飛。」的自由心境。但是他們仍然喜歡台北的生活，尤其是小弟，他說他可以是「恭喜」，但不想當「桌面」，不想讓別人以爲他只會在家人的呵護下成長，他想到台北闖闖看，而父親也認爲男兒志在四方，不經過滄海般的閱歷，又怎會有「難爲水」的感慨呢？所以贊同他留在台北長見識。

只是意外難免會發生，否極會泰來，而泰極同樣避免不了否來。妹妹在貿易公司的老闆，想擴大公司的規模與持股，於是商借弟妹公寓的房契去銀行貸款，但他們也可以擁有公司的部分股權，弟弟在深思之後，同意了這筆交易。但過不了一個多月，才發現原來自始至終都是一場騙局，老闆居然一聲不響就捲款潛逃，消失在空氣中，再也見不到他了。妹妹的同事中，也有好幾個人受騙，大家頓時陷入一片愁雲慘霧當中，卻無力解決。公司垮了，中和的房子成了代罪羔羊，在必須償還銀行貸款的壓力下，只好脫手賣掉。從此，我們生命中那有形的

門又只剩下一個了。當父親聽到小弟的通知時，只嘆了一口氣：「房子賣掉就算了，人平安就好！『台北居，大不易』，你們還是回澎湖工作吧！如果暫時找不到，家裡也不缺那幾雙筷子。」

弟妹真的平安嗎？我心裡存疑著許多問號，一直擔心涉世未深的妹妹會想不開，做出傷害自己的事。弟弟打電話偷偷地告訴我：「四姐好幾天都不講一句話，很擔心她的狀況。」

果不其然，妹妹失蹤了。她留下一封信給弟弟，只說她罪孽深重，沒有臉再面對家人，她不敢回澎湖，只想去外面走走，散散心。母親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於是我請了假，飛到台北找她，並且向母親保證，我一定會帶妹妹回家。在飛機上，窗外的雲層濃密，面對不斷飛逝的雲塊，我告訴自己，飛過了這些雲層，太陽就會露臉了，妹妹一定不會離開我們的，我再累也要把她找回來。我還記得她最常去的幾個地方，再商請她的同學好友一同協尋，很順利地在淡水找到她。回到澎湖時，走到家門口，妹妹卻躊躇不前，不敢踏過門檻，我硬拉著她進門，母親看到她，直奔到她面前，淚水早已成行了。

回澎湖後，弟弟決定留在故鄉做一點小生意。妹妹痛定思痛，在家閉關了半年，也考上了普考，分發到銀行上班，不久就和同在金融機構任職的同事結了婚，恢復了往日平靜的生活。過去的不順遂，在轉眼之間，便雲淡風輕了。

而今阿公阿嬤都已作古了，所幸父母仍椿萱並茂，在家含飴弄孫了。父親已近八十歲，仍時常朗誦自己所創作的詩給我聽。回娘家時，我無意中看到 he 放在書桌上的詩句：「意欲題詩君莫笑，一生能有幾多春。」我不禁暗驚，人生真是短如曇花蜉蝣，一晃眼就是數十年，因為我也四十多歲了。弟弟生意興隆，小賺了一筆，於是翻新舊厝，蓋了一幢西式樓房，而那兩扇伴我們成長的大木門，就被父親置放在倉庫裡，再也不會發出吶嚨的聲音了。幸好家的感覺沒有變，一樣滿溢著幸福的味道；印度素香也沒有變，依舊笑飲春風。只是歲月變了，我只能在書架上的那本《詩詞選》中，想像歐陽脩那「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」的情景了。

(註 1)、這是一首以閩南語誦讀的詩，託物起興，整首詩的翻譯是：「菜瓜田開花了，在瓜棚下也會有一片綠蔭。壁上的鐘敲了五下，表示已經凌晨五點，天也快亮了。在天亮之後，幫一大早才回家的丈夫開門。又因為丈夫是天，即使做了令她傷心的事，也不敢正眼瞧他，只能心酸無奈，自己暗自難過罷了。」